



直搗內心 不寒而慄

2012-11-18 記者 鄭姿筠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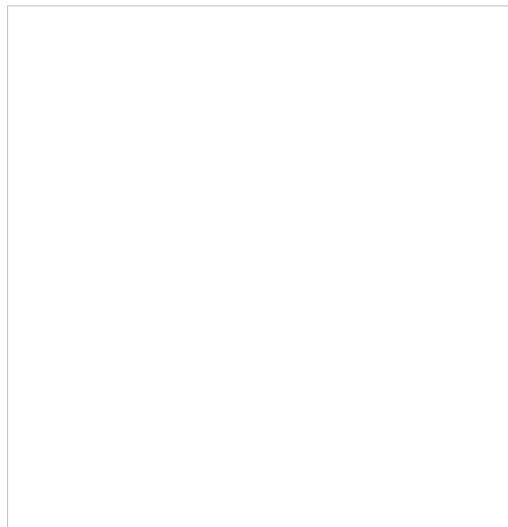
微笑的同時卻感到背脊發涼，整齣戲劇都讓人抱著糾結的心情和一股無法釋懷的壓力。這就是黑色幽默的《一、二、三，枕頭人》。

由路崎門劇團演出的《一、二、三，枕頭人》改編自英國劇作家馬丁麥多納的《枕頭人》一劇，以一位作家因筆下作品與真實命案相關，導致自己和哥哥被兩名刑警偵訊為主軸，中間穿插數個詭譎的故事，懸疑、冷冽的氣氛貫徹整齣戲，即使劇碼結束，觀眾們的震撼卻依然存在。

吸睛的開場前夕

在《一、二、三，枕頭人》中，許多地方都可發現劇團的巧思，而不同於一般舞台劇的做法也讓觀眾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戲劇開演前的等待時刻，觀眾通常處於無事可做的閒置狀態。然而，如果是觀賞這齣《一、二、三，枕頭人》，就座的同時，觀眾們會發現舞台的布幕並沒有降下，相反的，布幕不僅穩穩的停在最上頭，舞台上的佈景也早已準備好。配合著沉重的音樂，一個坐著、頭上套著布袋的演員在台上展現角色焦躁緊張的情緒。



演出開始前就已經塑造凝重的氣氛，圖為Dramashop所表演的《The Pillowman》。

(圖片來源/SQUAREPEG)

在戲劇開始前便有演員上台，甚至已經有「演」的動作，可說是挺特殊的設計。如此一來，觀眾從入場到開演之前就能漸漸的培養情緒，並利用等待的空檔觀察舞台設計、燈光、音樂等等。雖然這種做法可以讓觀眾在開演前夕打發時間，但相對來說，劇團對於呈現出來的一切一定要夠有信心，才能夠接受觀眾的考驗，因為開演前的時光幾乎是唯一可以仔細研究舞台的機會，所以感興趣的觀眾必會盡量將其觀察透徹，如果在小地方沒有把關好，反而可能會使整場表演扣分。

舞台上除了需要用到的道具外，整個空間主要是由三、四根巨大的鋼條狀物體架出一個單一隔間，整齣戲都在這個範圍內演出。以深色的幾何造型架構舞台，巧妙地與戲劇的肅穆和灰暗做呼應。

媒體歷屆廣告

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雖然個子很小，但是很好動，常常靜不下來。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四處旅行。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的...

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勳，淡水人，喜歡看電影、聽音樂跟拍照，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

本期熱門排行



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洪詩宸 / 人物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陳思寧 / 照片故事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路崎門劇團《一、二、三，枕頭人》宣傳海報。（圖片來源／路崎門部落格）

主角叫做卡卡，是一位作品幾乎沒有出版的作家，他生在一個極權獨裁的國家。戲劇一開始，卡卡在偵訊室裡被一位叫涂哥和一位叫阿里的刑警以惡劣的言語攻擊，甚至被毆。但卡卡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只是在刑警的引導之下說明一些他自己寫的故事。卡卡的故事幾乎篇篇出現虐待兒童的情節，不過他卻以相當平靜的口吻向刑警們說著這些故事。

卡卡第一個說出的故事是〈小小蘋果人〉。

扎入內心的小小蘋果人

〈小小蘋果人〉的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小女孩，時常遭到爸爸的虐待。一天，小女孩拿了幾個用蘋果雕刻成的小人偶送給爸爸，並且說：「不可以吃掉喔！這是禮物。」但是爸爸為了使小女孩生氣，所以就把蘋果人通通吃掉。不過，其實這些蘋果人裡面藏有許多刀片，因此小女孩的爸爸死掉了。小女孩不必再受爸爸虐待了。幾天過後，一天晚上，當小女孩在睡覺時，幾個小小蘋果人爬到小女孩的胸口，並對她說：「你害死了我們的兄弟。」然後便鑽進小女孩的嘴裡，讓她吃掉他們，結束了小女孩的生命。

這是一個沉重的故事。雖然小女孩使用不當的方法企圖逃離苦難，但是對於她終究不能好好活著這一點，想必觀眾會感到有些意外吧。

就這樣，接下來卡卡個個殘虐、駭人的故事逐一登場。這些故事有兩種呈現方式，第一種是由卡卡敘述，並在說故事的同時佐以音樂，使故事的氛圍更加明顯，觀眾更能感受到故事帶來的壓迫感。

第二種是播放故事的動畫短片。這或許不是創舉，因為也有劇團使用投影片呈現故事片段，不過還是能夠帶給觀眾新鮮感。然而，因為劇團並沒有準備投影屏幕，所以當動畫在播放時，畫面會被舞台上的鋼條狀物體干擾，使肉眼所接收到的影像為不平整的狀態。這點相當可惜，因為戲劇本來就應該重視帶給觀眾的視覺效果，如果視覺上感到不舒適，則很有可能使得觀眾坐立難安。且本劇當中，以動畫呈現的故事多半相當重要，導致畫面不清晰的問題更顯嚴重。

撇除上述的缺點，其實以動畫來敘述故事，除了能豐富戲劇外，同時也能夠將演員最精簡化。有些劇團是以直接演出的方式來呈現卡卡的故事，不過那就必須有更多的人力和更多的道具、佈景。陣容龐大的戲劇固然較容易做到面面俱到，但小規模的戲劇同樣也能做到五臟俱全。

留下我的故事

隨著劇情的發展，在陰森恐怖的故事堆中，也出現了幾個較溫馨的故事。其中一個故事就是〈枕頭人〉。對於一些遭遇悲慘的人，枕頭人會回到那人的孩童時代並引導其走向死亡，如此一來，他們就能免於遭受痛苦與折磨。但是，在〈枕頭人〉的最後，故事回到了現實，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枕頭人，所以，不幸的人們還是無法避免淒慘的境遇，痛苦的人也只能繼續痛苦下去。故事中帶著關懷人們的心情，卻也不得不面對現實的殘酷。有些人的不幸，會帶來最終的幸福，有的則是一輩子都無法掙脫黑暗牢籠。或許這是宿命，無法改變，是挑戰不了的權威，所以只能帶著淡淡的哀傷和悲憫的心看著世界。

另一個故事是卡卡的哥哥——大頭最喜歡的〈小綠豬〉，這是唯一有著些許歡樂色彩的可愛故事。當卡卡跟大頭被關在一起時，因為大頭想不起〈小綠豬〉的故事，他便撒嬌央求卡卡說給他聽。

這個段落是整齣戲中最溫馨的一幕。大頭枕著卡卡的大腿，興奮的聽著小綠豬的故事，像孩子般的大頭，不時地會插嘴說出自己還記得的部分，剛開始卡卡對此感到些微不悅，不過後來也就不介意了，兩人一起說完了小綠豬的故事。

這唯一的溫暖故事，並在之後的劇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二、三，枕頭人》之〈小綠豬〉。(影片來源/YouTube)

戲劇的尾聲，每個角色心中的陰影或是黑暗面一一揭露，觀眾總算能夠理解各角色的行為所代表的意涵。最終，涂哥決定要對卡卡動以私刑，自行處決他。卡卡同意了，但是他說：「殺了我沒關係，但是拜託你們留下我的故事書。」或許卡卡的故事殘虐又恐怖，但是卡卡認為那些都是好故事。他並不希望有人會因為他的故事而受到傷害，但那些是他存在過的證明。

在《一、二、三，枕頭人》這齣戲中，時常是對話的上一句向觀眾丟下了一顆震撼彈，下一句卻讓人忍不住笑出來。但是，臉上在笑，心的表層在笑，內心深處卻有著「雖然是這麼恐怖的事情，大家還是笑出來了。」的罪惡感。背脊在發涼，心中千擔重的壓迫感，黑色的故事，讓人間的醜陋一覽無遺。不是要帶給人絕望，而是希望看過的人能在長嘆中深思，探索出一些什麼東西。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TOP